

英语词汇历时演变中的语音、词形、词法研究

彭林杰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外语外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我国对古英语的研究可划分为语支研究和语言特征研究两大类。在语支研究方面, 学者们较缺乏对词汇的语音、词形、词法的历时研究; 在语言特征研究方面, 学者们只对词汇的语音、词形、词法进行了轻描淡写的历时研究, 没有专门系统地讲述英语词汇在每个时期的语音、词形、词法的演变过程和结果。因此, 本文从历时角度来研究英语词汇的语音、词形、词法在罗马、盎格鲁撒克逊、中世纪诺曼、近现代四个时期的演变特征和演变结果, 并以四个时期中的分水岭作为划分古英语和近现代英语的界线, 使英语词汇演变时期由总到分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由此展望英语词汇未来演变的趋势。

关键词: 语音; 词形; 词法

我国对古英语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语支研究和语言特征研究。本文主要收集了有关这两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 尝试勾勒古英语研究的历时轮廓。

语支研究是从印欧、日耳曼分支两个角度研究古英语词汇语音、词形、词法。在语音层面, 齿音词尾 d 或 t 和词干元音变化形成动词的过去时例如 bind-bound; 在词形层面, this/that 演变出定冠词 the; 在词法层面, þa geongan ceorlas 词组中的形容词 geong 属于原形, 但前面有限定词 þa, 那么就要进行“弱”化, “弱”化的词尾是 -a n, 变成 geognan 形式。若形容词前没有有限定词 þa, 那么 geong 就必须“强”化。在语音层面, fæðer 重音落在 fæ 部分; 在词形层面, 古英语在演过程中丢失了日耳曼语的一些词形屈折变化, 例如以 -a 结尾的单数主格名词; 在词法层面, 杨延宁(2019)认为语言演变有两种机制, 其中一种则是词汇语法层。古英语一个动词根据时态的不同, 元音字母就会出现曲折变化, 例如 sing-sang-sung 就是 i-a-u 的交替变化。虽然有研究古英语语音变化, 但仍缺乏古英语词汇的语音、词形、词法的历时研究内容。

语言特征研究是从古英语词汇特征、古英语中的他因两个角度研究古英语词汇语音、词形、词法, 代表学者有郭家铨(1988)、陈运良和唐修杰(1992)、黄曙光(2006)、余晶晶(2007)。在古英语特征研究方面, 郭家铨探讨了古英语词汇的性和屈折变化; 陈运良和唐修杰探讨了以 h 开头和没有元音字母的古英语词汇。在语音层面, 古英语以 h 开头的词汇中的 h 不发音; 在词形层面, 第一人称 ic-min-me-me/mec 就是一个代词在词形上的历时演变; 在词法方面, mec, oec, uncit 到了古英语末期基本被取替或消失。黄曙光研究的是拉丁语对

古英语的影响, 而余晶晶研究的是美国黑人英语与古英语的关系。在语音层面, 美国英语将 /s/, /θ/, /f/, /n/ 前的 /a:/ 读作 /æ/; 在词形层面, “railroad 作 railway 解, 亦是 18 世纪的英国只有木轨 (woodenrails) 作铁路运输时使用的词汇, 在 19 世纪就已被 railway 取代” (余晶晶, 2007); 在词法层面, get 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got 和 gotten 在美国英语中是保留下来的, 但在英国 17 世纪中后就逐渐消失。综上两位学者的研究, 黄曙光和余晶晶都分别对古英语进行了一定的历时分析, 但也只是轻描淡写, 没有更加系统地做详细介绍。

综上所述, 语支研究缺乏的是古英语词汇的语音、词形、词法的历时研究; 特征研究缺乏的是更加详细的描写。因此, 本文就两方面的不足之处来研究英语词汇在历时演变中的语音、词形、词法三个层面, 试图通过演变时期和演变过程中的分水岭时期来详细地介绍英语词汇的演变过程和特征。

一、英语词汇演变时期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词汇是组成一门语言系统的最小单位, 在一门语言诞生之初便以多种形式存在。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发展, 词汇随着语言不断地完善, 吸收新词汇和改变旧形式, 使之符合当代时期人们的使用习。本节将从罗马时期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中世纪诺曼时期, 从中世纪诺曼时期到近现代时期, 分别描写英语词汇在语音、词形、词法三个层面的历时演变。

(一) 罗马时期

罗马时期, 不列颠是罗马所属的一个省份。不列颠人民说的本土语被叫做“地角语”, 是凯尔特语的分支。当时, 拉丁语是官方用语, 罗马官人、贵族以及定居者都是使用的拉丁语。那么

不列颠人的英语是否受到拉丁语的影响呢?

在语音层面,古英语词汇带有拉丁语痕迹。根据上述材料,以 a 结尾的词汇有 romana, cyninga, þa, 以 e 结尾的词汇有 bretene, sohte, þone, swelce, cynedome, þeodde; 这两个结尾词都是拉丁语词汇的标志性结尾词,所以它们的读音近似拉丁语词汇。

在词形层面,有些古英语词汇直接沿用拉丁语称呼,例如 Claudius, romana。这些词汇的拼写形式都是直接沿用拉丁语字母形式,没有进行内化,譬如 romana 改为 roman, 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外来词内化为英语词汇的结果。

在词法层面,副词、名词、形容词都是能够直观观察出来的,例如 her 是副词表示在这里,而 del 是拉丁词汇中常见的介词加定冠词缩写,即 de 和 el。

(二)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古英语时期,又称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时期。”(郑笑怡, 2015)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语在语音层面,较公元 47 年,元音字母 æ, o, e, a, i, y 不变,辅音字母 cw, þ, sc 不变。另外,词汇读音有 sc、fsl 辅音连缀、æa 元音连缀的特点。

在词形层面,较公元 47 年,词汇新形式在 ægelesþrep, ofslōh, þonn feng 这些词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þrep, -fsl, nn, feng 这些结构都是不同于公元 47 年的古英语拼写。

在词法方面,第一句的 fuhton wiþ 中的 wiþ 在这里是对抗的含义,还没演变出 against 的用法, cweden 在 on þære stowe þe is cweden 中是被动语态,但 cweden 是动词原形,还没演变出过去分词形式;第二句的 horsan man ofslōh 中的 ofslōh 一词包含了 was killed 的语法信息;第三句 æasc his sunu 中的 æasc 一词作为专有名词包含了 was succeeded by æasc 的语法信息。

(三) 中世纪诺曼时期

在语音层面, c 语音在 ælc 是 /tʃ/, eo 语音在 preost 是 /e, ə/。另外,我们发现此时的英语词汇词尾已经去掉了许多非重读音,大多以 -e, -ð 辅音结尾, Kemp Malone (1930: 116) 认为平滑音现象与非重读后鼻音掉失现象是同时发生的,这样才能解释中世纪的 -e 和罗马撒克逊时期的 -an, -um 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

在词形层面, þæt 演变成 ð, 再演变成 þet。否定副词 ne 形式不变。

在词法层面, gode 直接跟在主语后做谓语,无需系动词,宾语 bec 放在谓语动词 hæbbe 前面; acweðe (speak) 直接跟听话者,

him acweðe (him speaks) 相当于 speaks for him。

(四) 近现代时期

中世纪英语具有一定的简化形式例如 togeder, wið 等,这些简化形式在 1400 年以后变得更为明显。因为中世纪经历了一次“元音大变异”,它使得“所有的长元音都窄化,而最窄的元音 /i:/ 和 /u:/ 则双元音化”(金秀颖, 石玲, 1999: 305)。虽然中世纪末期英语词汇在语音、词形、词法三个层面的形式用法基本固定,但是元音大变异带来的余后影响依然普遍存在于近现代英语中。

二、结语

“英语词汇的特点可以用多、杂、借、似四个字来概括”(卢平, 2014), 历经了罗马、盎格鲁撒克逊、中世纪诺曼和近现代四个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在每次外族的入侵和统治中,外族语言和文化给古英语词汇带来了许多创新之处。从罗马时期的古英语词汇演变开始直至近现代英语词汇,词汇的语音、词形、词法由繁化简、由长变短。在语音层面,英语词汇演变出了许多新的双元音、辅音,同时也消去了 y, cw 这类辅音。在词形层面,英语词汇演变成了结构合理、拼写简洁的形式,以 bocsum-buxum-buxome-buxom 为例就得知词形在不断地简化,更加贴合语音形式。在词法层面,英语词汇在名词复数、动词时态屈折变化方面呈现了极大的变化;名词复数由 -a 逐渐演变成 -es, 动词过去时屈折由 -de 逐渐演变成 -ed。通过四个时期英语词汇的语音、词形、词法的历时演变梳理,本文得出的结论是英语词汇在语音、词形、词法三方面应该会继续保持不断更新变化的步伐,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创造出更多与时代默契的新生词汇。就目前大部分非英语国家使用英语的情况而言,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经常被忽略 -es/-s 屈折变化,这有可能成为未来英语动词在语音、词形、词法上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值得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 [1] 卢平. 英语词汇的来源与词汇学习 [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4 (34).
- [2] 杨延宁. 语言演变研究的系统功能模式——以古英语使役构式和古汉语动结构式分析为例 [J]. 中国外语, 2019 (1): 38.
- [3] 郑笑怡. 浅谈古英语与英国地名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5 (12): 453.